

# 做深社會學，找尋深實在： 評《四位一體的社會學之道》

黃克先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四位一體的社會學之道：技法、基本議題、認識論與存在感》，謝國雄著，新北：群學，2023年12月，458頁。

《四位一體的社會學之道》（以下簡稱社會學之道），是一本什麼樣的書？從封面可見以毛筆字寫成的道，串起了四個顏色不一的圓，書名帶著西方宗教及東方思想色彩，「社會學」位列其中，這樣的布置體現了作者謝國雄教授概括本書的象徵意象。這是一位身在台灣的社會學家，實踐源於西方的學問，流暢地串接個人學術生涯研究實作心得的集大成之作。表面上看，這是一本可普遍使用的進階研究方法手冊，如英文書名所提示的 *A Way of Sociological Practice*，供埋首於研究資料、學術例行活動或行政繁務中的研究者，找到或重拾做學術的衷情、樂趣和節奏；藉由閱讀作者解析自身、學生及曾提供啟發的經典作品，來回反覆檢視自身研究處理的技法、基本議題、認識論、存在論，做好札實且具理論意涵的社會學研究。若進一步將這本書置放於各種脈絡中理解，會發現這本書之所以在這個時間點以這樣的方式完成，實彰顯作者經營學術生涯的「道」。

## 書如其人

「在漫長職涯走到退休前的工作時光，會將心力花在什麼事上？這件事或許可代表自己最珍視的價值吧。」讀這本書時，我反覆這

麼想。在這樣的階段，有學者會想再做一個心心念念的獨立研究；有學者會拉高討論層次，以理論性著作為生涯作結；有學者會寫一本記錄個人與社群奮鬥為主的回憶錄；有學者會規劃組織大型的跨國或跨界的學術活動，集結自己畢生努力打造的社群網絡；也有學者致力於具時代意義或公益的非學術事業。謝國雄則寫了一本不僅具學術意涵與個人處事色彩，也兼具知識公共性的研究經驗分享書籍。書中看得到一路伴他前行的國外經典、在地經驗現象謎團，以及教學相長的學生。比起再次提出自己的學術論點，他選擇分享自身實作的經驗，盼本書為未來後繼者打造學術志業的踏腳石。

這並不是謝國雄第一次做這樣的事。早在 2007 年他就與學生合作，共同出版了《以身為度、如是我做：田野工作的教與學》（2007），並以該書版稅成立台灣社會學會田野工作獎，鼓勵學子。他也曾召集本地社會學者共同完成《群學爭鳴：台灣社會學發展史，1945-2005》（2008）盤點回顧台灣社會學各領域發展；在擔任《台灣社會學》主編期間，新增作者「幕後告白」單元，昭明本暗藏於個人生命經驗、價值與研究之連結。<sup>1</sup> 這些努力，皆是在個人學術本份做好的前提下展開的開創性工作，為後繼者點燈，替本地社群發展盤點與鋪路。

### 做深社會學的召喚

若把《社會學之道》置於同為討論研究方法與實作的群書之間，明顯可看出謝氏社會學之道的特色。我認為可以用兩句話來概括：做深社會學，找尋深實在。

深，是這本書的關鍵字；深化，是不斷出現的動詞，既是作者本身學術實作體現出來的品質，也是他對未來社會學的召喚或期待。因此，在每一個看似研究方法書都會討論的部分，本書都做了更進一

---

1 例如，《台灣社會學》第 9 期，2005 年 6 月，〈主編的話〉，<https://www.ios.sinica.edu.tw/journal/ts-9/9-editorsnote.pdf>

步延伸。例如，一些研究方法書籍會討論如何從自身感興趣的議題，凝鍊出一個可以並值得研究的問題。《社會學之道》在初始的第二章談「問者，學之始」，藉分析社會學經典的提問方式，呈現基於各種理論競逐下深化提問的嘗試，其中包括兩種少見的提問方式：「是什麼」與「僅是研究主題陳述」。兩者皆顛覆在日常世界與學術領域習以為常的根本預設。另外，一般研究方法書花最多篇幅、力求實用地介紹如何更有效率搜集資料，並提醒過程中可能的偏誤，這一些並不在《社會學之道》的技法篇介紹。<sup>2</sup> 在該篇中，謝國雄介紹的則是資料分析，包括如何就取得的資料，標明研究現象的特徵並類型化、鍛鍊概念、捕捉意義，而非如何編碼、有邏輯地組織宣稱、理由及證據等這些基本技術。然而，讓謝氏的資料分析不同於一般研究方法書的討論，而更顯其深化之渴望的，是他串接了「基本議題」、「認識論」、「存在感」，形成了研究實作上四位一體的分析技法。雖並列四位，但相對於「存在感」只是偶以零星或點綴式的出現，我認為真正謝氏深化資料分析的武器，是「基本議題」及「認識論」。

基本議題的討論，如今，在社會學內的專業分工日漸明確及細緻下，多出現在社會學理論的書籍與課程中。國內外以期刊論文為形式出版的作品，限於篇幅、慣習、制度誘因等因素，多止步於相對具體明確的經驗現象分析。長此以往，學術社群或有流於討論表面、知識瑣碎，缺乏有系統且深度之分析的疑慮。謝國雄堅持這樣的基本議題討論，是研究實作的一環，藉著回到如「結構是什麼、如何呈現」、「能動如何彰顯」等社會學基本議題，組織並深化在經驗現象上的發現；新的經驗研究也能成為活水，不斷更新並再造學術社群的「傳統」。

---

2 這些內容可見於謝國雄主編的《以身為度、如是我做：田野工作的教與學》。讀者如對如何做田野、搜集資料的細節有興趣，建議以此書搭配《社會學之道》共同閱讀。

### 找尋深實在的努力

認識論的反思，更是謝氏研究技法裡舉足輕重的存在，不僅如回扣基本議題討論一樣讓社會學被做深，更凸顯謝國雄學思歷程軌跡中追求「深實在」的不輟努力。作者受到 Pierre Bourdieu 及其對「社會學技藝」（頁 14-16）的討論影響，認為社會學者不應滿足於被動搜集並歸納常民說法的自發社會學（spontaneous sociology），而是要有認識論的警覺，藉由不斷主動反思社會系統對研究者自身及報導人的影響，更積極且辯證地建構研究對象，藉此揭露常識或表象之下更深層的實在。<sup>3</sup> 這種尋找深實在的努力，正是謝國雄召喚做深社會學的實作關鍵要訣。

有趣的是，在《社會學之道》中對認識論的討論，分為第八章的〈建構研究對象〉與第九章〈整體：渴望、視野與想像〉，這兩章鼓勵研究者找尋的，是不同的深實在，兩者不見得互斥而可以相融，恰好也具體展現謝國雄個人專著的亮點，符應社會學理論的兩種傳統。這間接證成了晚近社會學的進展，事實上早在社會學發軔之初就已響起了遠方鼓聲。

第八章的討論，鼓勵社會學者不停留在常識而看穿表面的實在，揭露鉅型力量，如國家或資本主義，如何操弄以製造表象的機制，藉批判來呈現更深的社會實在。由於這種鉅型力量形塑表象的建構，影響所及不只是報導人，也包括學界的研究者們，因此建構的反思應是兩方面的：既要與得自報導人的常識斷裂，又必須反思學界面對該現象時習慣使用的範疇或概念。這種對批判性實在的追求，自 Karl Marx 以降形成了重要的批判傳統，也包括謝國雄師承的美國重要左派民族誌學者 Michael Burawoy。此取向明顯可見於謝國雄四本研究台灣勞動的專著中，尤其在最初兩本特別明顯（Shieh 1992；謝國雄 1997），其中細緻揭露了台灣經濟發展在全球資本主義中的位置，以及台灣政府在勞雇關係的介入，如何關聯到小頭家意識及純勞動意識

---

3 對「自發社會學」的批評，亦見於 Wacquant (2002)、Burawoy (2017)。

之形成的分析。

本書第九章追求的深實在，指的則是瀰漫在可見現象之上隱然具左右個體力量的整體性實在。該實在超出我們感官經驗之上，雖看不見卻感受得到其強制力及客觀性。這樣的追求始自社會學這門學問的另一種理論源頭 Émile Durkheim，以及《社會學之道》深度討論其著作的 Mauss。這種整體性實在的追求，可見於謝國雄學術生涯中期之後。他自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取得博士學位返台後，或因距離台灣這塊土地更近，或因與眾多優秀的人類學者如黃應貴，曾經同在中研院民族所工作，讓他自《純勞動》（1997）起「邁向基本文化分類概念」，至《茶鄉社會誌》（2003）總結時系統性討論整體社會範疇。

這種對整體性實在及批判性實在的追求，最終在《港都百工圖》（2013）有了交錯，尤其當討論到台灣工人如何能同時看穿與擁抱資本主義形構的商品拜物教的表象實在時，如「做」、「命」這種台灣的平權人觀與在地範疇便成了重要線索之一（2013: 425-427）。謝國雄整合這兩層深實在的並進追求，同時實現了他眼中台灣社會學者重要的理論任務：將西方個案化，將在地普遍化（2013: 469-472）。

顧深不失「彼」

《社會學之道》是謝國雄綜摘畢生傾注學術工作之心得，發出「找尋深實在、做深社會學」的呼喚，「深」是謝氏社會學之道的濃墨註腳，它固然是珍貴且值得努力的品質，但卻可能淪為研究者講不清楚具體研究發現、分析華而不實的藉口。未做足基本功而輕入深谷，往往帶來危險。在追求「深」之前是否已做好學術基本功，是每個運用本書技法的研究者需自我檢視的問題。基本功包括確認經驗現象層次中的難題，並介入具體相關文獻的討論，而不過早跳躍至距離較遠的大經典對話；確實搜集資料，以田野方法為例，就得好好做田野，遵循倫理原則地建立關係及互動、詳實記錄田野筆記（謝國雄 2007）；貼著資料提出確實且有邏輯的論證等。藉此，基本的事實才

能被確認，成為深化分析的起點。若是研究者過快沉浸在《社會學之道》裡進階且複雜的批判反思，恐導致自以為的「深刻」，反而無法與關注相同現象的他人對話，而陷於茫然的「深淵」，使社會學空有關注經驗之名，而實為離地玄談。

另外一層的顧深不失彼的「彼」，是與本書呈現的特定社會學之道並行的其他道。其他社會學之道究竟為何，謝國雄在本書中並未直接討論。若我們援引與謝國雄淵源深厚的 Burawoy (2021) 建構的社會學之道類型學，回頭來思考謝國雄的社會學之道，將有助我們展望你我身處之學術社群的未來發展。

Burawoy 以兩個向度——面對學術界或非學術界觀眾、知識本身是工具性或反身性——區分出四種社會學之道：專業社會學、批判社會學、政策社會學、公共社會學。謝國雄的道在 Burawoy 類型學區分中無疑是批判社會學這一種，他曾在本書的發表會上提及「學術本份觀」，認為學者工作首要面對學術界、累積札實知識的任務。<sup>4</sup> 書中的分析如前所述，著重認識論反思以批判一般專業社會學的淺薄。學術本份觀亦可見本書 402 頁：「社會學又有關懷社會的一面，所以有介入的誘惑與道德期許。然而，一旦社會學介入社會生活，那麼要維繫社會學分析與政論的分野，就不那麼容易了。稍有不慎，就會危及社會學做為一門學術的存在基礎。因此，要發揮專業社會學的實踐潛力有兩個條件，一是與常識保持距離，檢視常識，最終希望能顛覆常識，二是與權力保持距離，才能免於受有權者的影響。」謝國雄以身做則，在關心社會議題與政策時，始終以中研院社會所的研究本業為主要位置，這種專注與堅持也提供他做深社會學的物質條件，最終成一道之範，具體外化為本書。

台灣社會學發展至今數十年，在愈加專業化之際，更全面且深

---

4 在近期一則專訪中提到謝國雄笑說：「在巨變的外在環境中，謝國雄最後選擇專注於學術角色，以原創研究作為回應社會的解方。當時做了重大決定，就是要當『蛋頭學者』！」。請見《研之有物》，〈四位一體社會學之道的幕後告白—專訪謝國雄〉，<https://research.sinica.edu.tw/shieh-gwo-shyong/>

入地涉足政府政策及台灣社會的公共議題。Burawoy 所謂的專業社會學、政策社會學、公共社會學之道，都在一些台灣社會學者的身影中展現，他們對於學術專業與政府和社會之界線，社會實踐與學術價值的優先或劃界，如何在政策或社運實務上應用知識，或都有不同於謝國雄的經驗與見解。期望這些複數的在地實踐的社會學之道，未來有機會具現為類似《社會學之道》的著作問世，累積值得記錄的台灣社會學史及社群典範書寫，更有助於我們在自我內在靈魂叩問之外，累積可供社群激盪對話的素材，一同對話與省思「社會學是什麼與為什麼」，一如這門學科當初在德國發軔之際，Max Weber (1904 / 張旺山譯註 2013) 在《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文庫》期刊中竭力申辯的努力。

### 參考文獻

- 謝國雄，1997，《純勞動：台灣勞動體制諸論》。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出版。
- ，2003，《茶鄉社會誌：工資、政府與整體社會範疇》。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出版。
- ，2013，《港都百工圖：商品拜物教的實踐與逆轉》。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出版。
- 謝國雄主編，2007，《以身為度，如是我做：田野工作的教與學》。新北：群學。
- ，2008，《群學爭鳴：台灣社會學發展史，1945-2005》。新北：群學。
- Shieh, G. S. 1992. "Boss" Island: The Subcontracting Network and Micro-entrepreneurship in Taiwan's Development. New York: Peter Lang.
- Burawoy, Michael. 2017. On Desmond: the Limits of Spontaneous Sociology. *Theory and Society* 46: 261-284.
- ，Michael. 2021. *Public Sociology: Between Utopia and Anti-Utopia*. Medford, MA: Polity Press.
- Wacquant, Loïc. 2002. Scrutinizing the Street: Poverty, Morality, and the Pitfalls of Urban Ethnograph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7(6): 1468-1532.
- Weber, Max. 1904. Die "Objektivität" 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und sozialpolitischer Erkenntnis.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19: 22-87. 張旺山譯